



出版：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合會 香港九龍柯士甸路22-26A號好兆年行地下宣道中心  
電話：2381 3177 傳真：2380 5245 電郵：cmanews@cmacuhk.org.hk 網址：www.cmacuhk.org.hk

# 宣訊

## 好整？



● 編輯室  
cmanews@cmacuhk.org.hk

### 整容不「膚淺」

國際台有一輯電視節目《好整？唔整？》(Say No to the Knife)，每集講述計劃整容的人，在主持人的引導下，從心理、飲食和衣著方面試著改變其決心。經過四星期思想反芻和其他輔助，有人還是決定做手術，有人選擇不做了。窺測那些人轉變與不轉變的動因，原來思考整容某程度上是對生命的一種省察。

談到整容，基督徒立即想起：「艷麗是虛假的，美容是虛浮的」(箴三十一-30)，覺得這等事不值一晒；有的站在道德高地上，批評美容工業對人身體的宰制，愛美一族把軀體或切割或僭建是對神大不敬，意味祂所造的有瑕疵，要整容醫生「執手尾」。

美容的虛浮實在是因為它的短暫，但卻非毫無意義。醫學美容跟所有醫術研發一樣，率皆可讚嘆造物者的偉大、生命的奧妙。舉例說，時下流行的美容填充劑「透明質酸」(Hyaluronic acid)一向存在人體內，是構建皮層和作為關節物質，皮下注射可改善面部輪廓。另針對肌肉僵直疾病的「肉毒桿菌素」(Botulinum toxin)，早有助治療斜視斜頸、臉肌不自覺抽搐、習慣性眨眼等毛病，施用於美容以撫平皺紋。當然，人為加工究不敵天賦的自復機能，一年半載特效便消失，此教人不得不承認受造的渺小與底限。

整容所做的並不如表面看的「膚淺」(Beauty is skin deep)，尤其先天後天受著面部缺陷困擾的人，如天生兔唇顎裂、太田痣掩了半張臉，面部感染毒疹留疤、被火灼傷，因癌症開刀造成臉顏扭曲，整容醫生儼然如拿手術刀的人體藝術家和心理醫師，寬慰了些自輕殘破的身心。誠如整型外科醫生鄒錫權所言，整容手術叫一些人尋獲自信，可望昂首挺胸面對社會，其功不可沒。或有人質疑整容會否竊奪上帝造物之美？會否倚恃人造的美艷作為自信的根基？平情而論，人在心靈極度困擾時尋求輔導，卻無人質疑其倚靠人不倚靠神。若給沒有自信的人扶一把，何以整容備受特別的非難？在不損虐身體的大前提下，整容可否當作一根信心「拐杖」，扶正人對外觀的自我接納後，再建造身心靈潛盤的美呢？

根據美國美容整形學會 (ASAPS) 統計，於一九九七

年至二〇〇五年有關治療有444%增幅，當中非手術性的更大增726%。過去以有錢有閒的中年婦女為主，現在十來歲的孩子已去整容，男性比例也在增加，都拜非入侵性 (non-invasive) 微創整容技術所賜。醫學日新月異，昔日的整容可若今日的美容，兩者分野愈趨模糊，觀念也應隨之變動，否則連人愛美的天性也得拒卻。

### 愛美整容 好歹難定

在愛美、護美、造美的議題上，說好說歹不一而足。嫌自己眉太粗，把它修成新月形，想都認為無傷大雅；嫌自己胸太小，去隆胸則難免遭非議。到底愛美整容的界線設在哪裡？

鄒錫權醫生指出一個有趣現象，來做非醫療整容手術以五官端正者居多，年紀大和特別醜的倒少見，有些還挺漂亮。這其中有的不是自發地想改善容貌，乃由於伴侶變心或不滿自己某部位，想靠整容來收攏感情，鄒醫生認為這樣的出發點並不恰當。純粹改善外貌不能保固人際關係，事實卻是：沒能力真正愛自己、愛別人，任何走捷徑、尋靈丹的手段也於事無補。

愛美貌本身不是壞事，基督教一向不敵視身體，乃將身體視為人尊嚴的一部分，將來在新天新地中，人的身體也要復活，取得榮耀的形狀進入永恆。但人類墮落後的「自然美」已非全然美好，失落肉體美就像失去至愛一樣值得哀痛。只是，正如殘缺的東西猶可存著美麗，再美的事情也可滋生腐敗。鄒醫生提到有一種做整容上癮的人，大概是把身體美麗過分高估，一手窄化外表可被接納的範圍，致臉上身上沒有一處是原裝的，倒反愈整愈醜。身體是會報復每一個不愛惜、不尊重它的人呢！

以世俗的標準，無疑有「美與不美」的客觀界定。不過，美也是一種主觀意識；若長得美，卻不這麼覺得，那美便不存在。「外表心理學先鋒」卡許 (Thomas Cash) 曾調查，好些公認為最被人艷羨的美人兒，竟是自己對其長相外型找碴最多、最不开心的人。

有一集《好整？唔整？》的受訪者想整鼻子和

隆胸，為自己添增女人味。主持人著她上街拍下她認為最具理想特質的人的照片，結果被看中的無論五官、身材都庸庸，但眼眸裡透出自信的光芒，充滿魅力。原來每個人都有美的基本條件，這美麗源於懂得把自身的特點化為積極的氣質，活得充實，鮮眉亮眼便顯出來。說來整容針對是心裡的疙瘩，到底是審美主體「心境」的好惡。遂與其簡單地問其可否，不如好好了解整容者在美貌建制下的隱衷與掙扎。

### 還我本色 榮我恩主

美容整形業其門如市，靠的是人對鏡子裡自己極度挑剔。後現代美容業將「修整外觀」塑造為「表述真我」、「自我實現」的方法，而「真我」就是最青春純美的樣子，縹巧地把「人工的美」講成

「應然的美」。美容產品又透過萬裡挑一的「異稟」主宰著美的定義，可大概每三億中只有八個的外表跟那些代言人相似，想要看齊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，美麗形象反更叫人陷進自我審判的牢籠中，使所有人都對自己的外形不滿，活像個「臉盲症」病人終日困惑於許多陌生面孔的迷宮中，乃至照著鏡子也辨認不出自己來。

在文化裡美麗的事我們都可放膽擁抱，問題是它們同時會摻雜秕稗，使我們難於在其中找得上帝的美意——識別不到擁有神形象的人到底是怎麼樣。若然我們看自己看美醜不靠上主的眼，只顧著追隨世界的眼光而自戀自慚，怕更自貶身價，宿命地淪為「次品」。愛美之所以美好，是因為人性自覺地趨求完整和圓滿，那是對原初創造的懸念；愛美之需要小心，因為它會越俎代庖地以假相打壓真身，以自我膨脹的不安全感侵蝕不斷萎縮的真我。

究竟美貌是為了誰？要美麗來幹啥？神學家亞伯拉罕·賴特 (Abraham Wright) 說：「許多人因著外表的一點瑕疵受到困擾，但甚少人會為內在生命最嚴重的缺陷感到困擾；許多人購買人工化的美麗，但甚少人會以屬靈的方法去補救靈魂超自然美麗的瑕疵。」我們活著是為基督，不在攬鏡自賞、令見者稱羨。基督徒的美麗遠比世界所追求的完美想像更尊貴、更聖潔、更恆久，它是靈魂的鏡子，也是上主的反映。「道成肉身」可以深化我們的審美觀：且如鄒錫權醫生風塵僕僕跑到河南使唇顎裂者「重修舊好」，毋寧自己變得沒顏落色，還甘願賠身去做一些叫別人得著美麗的事，那是一種經得起時間的推敲、可呈現參差多態的真善美！

當我們為身體美容作抉擇的時候，要透過上帝的眼光問自己：整形美容究竟是增加還是削弱了我對自身美麗的喜悅？是打開還是封閉了我對美的鑑賞力和想像力？是否能為我的聖殿帶來力量和健康，以完成主給我的任務？

「願主我們神的榮美歸於我們身上。願祢堅立我們手所作的工；我們手所作的工，願祢堅立。」

(詩九十七)